

# 简·爱，一位回归传统的先锋女性

张礼忠 裴静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80)

**摘要:**《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以简·爱为主角,描绘了她从依赖家庭到独立自主的成长过程。小说前半部分展现了简·爱勇敢反抗歧视与虐待的坚韧品格,后半部分则描绘了她在爱情中的挣扎与选择。虽然简·爱最终接受了男尊女卑的规约,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但她的成长历程仍展现了当时英国女性所面临的束缚和规约。《简·爱》是一部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小说,但存在妥协,无法彻底反叛当时社会的男权制度,使其成为了一部成人童话。

**关键词:**简·爱;夏洛蒂·勃朗特;自我矛盾;成人童话

## 引言

《简·爱》作为夏洛蒂·勃朗特所著的半自传体小说,主人公简·爱象征着作者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该小说对主人公的自尊、自强以及独立精神进行了深入的描绘,这不仅使该作品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历经数百年仍广受读者喜爱并获得高度评价,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未能实现而深感向往的种种愿望。然而,小说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断裂与矛盾,这不仅揭示了作者受到时代意识形态的束缚,暴露出其思想与历史的局限性,而且导致了作者在小说前半部分所塑造的独立女性形象在后半部分被“消解”,她所构建的女性独立王国亦随之崩塌。《简·爱》既是夏洛蒂·勃朗特精心打造的属于她个人的童话世界,也是属于广大读者的共同幻想空间,尽管它终究只是一个虚构的童话世界<sup>[1-1]</sup>。

### 1. 勃朗特与她的时代

#### 1.1. 勃朗特的创作基础

弗吉尼亚·沃尔夫在回顾英国女性文学创作史时提出,十八世纪末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期。在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女性开始进入小说创作领域,并且能够通过其文学作品获得稿酬<sup>[2]</sup>。及至勃朗特时代,女性则开始以担任家庭教师或学校教师的方式步入社会。这两大时代的变迁为勃朗特提供了创作的机遇与背景。此外,勃朗特的教育主要源自家庭的人文通识熏陶,这使她得以沉浸在文学世界中,为她成为作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sup>[3]</sup>。

1839年至1841年间,勃朗特两次担任家庭教师,但这两段经历都并不愉快。她和简一样,性格叛逆,家庭教师的角色对她而言并不合适,然而她却不得不接受这一职业,因为在当时的女性职场中,勃朗特并无显著优势,别无选择。即便在家庭教师群体中,她的收入也处于最低水平,扣除杂费后,年收入仅16英镑。她对此工作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认为家庭教师的身份得不到尊重,缺乏尊严,雇主只想方设法地压榨她,而不将她视为一个正常人。然而,勃朗特深知,无论这份工作多么艰辛,唯有坚持,她才能获得收入,维持生计,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庭减轻负担<sup>[4-1]</sup>。这段经历也为她之后创作《简·爱》积累了素材。也正是这段经历,使勃朗特深刻认识到,单纯的辛勤工作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与快乐。因此,她

**作者简介:**张礼忠(2001-),男,硕士,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学、文学翻译。

裴静宜(1999-),女,硕士,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

注:以上作者对本文贡献相同,均为第一作者。

在创作中加入了“爱情”这一能够带来欢乐与幸福的主题。在故事中，简在离开学校后成为了罗切斯特家的家庭教师，于桑菲尔德庄园与罗切斯特相识并坠入爱河。这段爱情不仅让简获得了作者未曾拥有过的东西，也感受到了作者前所未有的激情与感受<sup>[4-2]</sup>。

通过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勃朗特创作的《简·爱》以第一人称视角描绘了主人公简的成长历程，被广泛认为是19世纪女性成长小说的典范。在书中，勃朗特借助简的视角，主张女性应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这一观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中显得尤为震撼。简的成熟和思想转变，使得这部小说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之作<sup>[5]</sup>。

### 1.2. 时代的束缚

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女性仍未获得选举权等基本权利，被社会文化所排斥，社会地位低下。婚后，女性成为丈夫的附属品，一切财产和权利均归丈夫所有，丈夫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而女性的职责仅限于相夫教子。尽管当时社会将女性美化为“家庭的天使”，但实际上这一称谓却成为束缚女性的枷锁，将她们强行禁锢于家庭之内，剥夺了她们的话语权和独立意识。当时的英国社会不断强化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使之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准则。女性自幼被教导要顺从男性，为男性与家庭而活，提供慰藉和帮助，并在各方面自我克制。此外，社会还灌输女性应为他人生存，不应追求个人成功与满足，强调外貌等取悦男性的特征，持续压制女性的主观能动性和对自身权利的追求。可以说，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女性被彻底限制在家庭范围内，缺乏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甚至不被视为完整的个体，而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成为男权社会的点缀。这种性别角色认知的规约深深植根于每一位当时英国人的心中。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英国女性的独立意识开始觉醒，她们意识到所受束缚源于男权社会，部分女性开始尝试反抗这种不公与束缚，勃朗特的《简·爱》便是其中一例<sup>[7-1]</sup>。

在19世纪的英国，尽管女性已开始涉足创作领域，但公开以女性身份进行写作仍被视为不体面的行为，常招致他人的指责与训斥。同时，女作家及其作品往往难以获得与同时代男作家同等的尊重与重视。那些勇于挑战当时男权社会的女作家，更是会遭受侮辱与诽谤。因此，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女性作家们不得不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以规避可能遇到的问题<sup>[6-1]</sup>。例如，勃朗特在当时选择了使用化名，以男性笔名进行文学创作。在此之前，她曾以真实姓名出版诗集，但销量不佳。即便在凭借《简·爱》一书成名之后，她依然沿用“柯勒·贝尔”这一男性化的笔名，以便更顺利地进行创作和作品出版<sup>[7-2]</sup>。

即便如此，当时的女性文学界依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诞生了夏洛蒂·勃朗特、盖斯凯尔夫人等三十多位杰出的女性作家，她们创作出了一大批至今仍广为流传的文学经典。然而，对于勃朗特等作家而言，作为当时社会主流的一部分，她们受到的教育、社会文化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使她们无法彻底反对所处的社会，也无法全面抗拒当时男权至上的主导话语。因此，尽管她们的小说中包含大量反对男权和为女性发声的内容，但最后还是向当时的男权社会做了妥协，同时在这一妥协中用不同的方式关注着当时女性的生存状态<sup>[6-2]</sup>。

## 2. 先锋的《简·爱》

### 2.1. 与众不同的简

“‘你这个狠毒的坏孩子！’我说，‘你简直像个杀人犯……你是个管奴隶的监工……你像那班罗马暴君！’

“什么！什么！”他嚷了起来，“你竟敢对我说这样的话？伊丽莎，乔治安娜，你们听见没有？我还能不去告诉妈妈？不过我先要……”

他朝我直扑过来。我感到他揪住了我的头发，抓住了我的肩膀，他已经在跟一个无法无

天的亡命之徒肉搏了。我看他真是个暴君，杀人犯。我觉出有几滴血从我头上一直顺着脖子流下，还感到有些剧痛难当。这些感觉一时压倒了我的恐惧，我发疯似的和他对打起来。我的双手究竟干了些什么，我自己也不大清楚，只听到他骂我：“耗子！耗子！”还大声地吼叫着。帮手就在他身旁，伊丽莎和乔治安娜急忙跑去叫已经上楼的里德太太，这会儿她已赶来现场，后面还跟着贝茜和使女阿博特。我们被拉开了。只听得她们在说：“哎呀！哎呀！这样撒泼，竟敢打起约翰少爷来了！”<sup>[8]7-8</sup>

在故事的开端，主人公简展现出其童年时期的反抗精神，面对侮辱与欺凌，她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意志。换言之，简·爱在她的童年时期便已显现出叛逆者的特质，成为一位不屈不挠地捍卫个人尊严与人格的斗士。<sup>[9-1]</sup>在简告别了儿童时代，长成了大姑娘并拥有了教师职位后，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她却厌倦了这种重复的生活，想要新的变化，为此不惜完全放弃自己已经适应的生活环境与职业，走入完全陌生的新世界：“几年来，我的世界一直局限于洛伍德，我的经验只限于它的规章制度。这时候我才想起，真正的世界是广阔的，一个充满希望和忧虑、激动和兴奋的变化纷呈的天地，正等待着敢于闯人、甘冒各种风险寻求人生真谛的人……在一个下午，我就对八年来的生活常规突然感到了厌倦。我向往自由，我渴望自由；我还为自由作了祈祷，但它似乎随着微风飘散了。我放弃这种奢求，提出一个较低的要求要求变化和刺激。”那么，“我几乎绝望地喊道“至少赐给我一份新的工作吧！”<sup>[8]86-87</sup>”这一大特质为后来简为了自我的独立与自由不惜孑然一身离开罗切斯特和桑菲尔德庄园埋下了伏笔。

来到桑菲尔德庄园后，简成为了一名家庭女教师，负责阿黛勒的教育。而在与庄园主罗切斯特对话时，她不因自己是仆人的身份而降低自己的人格尊严，总是以平等的态度进行交流。例如，在他们第一次正式的交谈中，她摒弃了传统的主仆礼仪，勇于向对方提出“是否认为自己美丽”这样的触及自我认识的敏感问题，并通过直接的回答表现出她精神上的独立。此外，尽管生活困苦，她依然坚决不接受罗切斯特的馈赠，而是选择成为家庭教师来赚取生活费用，保持了自己生存的尊严。这种对经济独立的追求，打破了19世纪英国女性依赖男性的传统生活方式<sup>[10-1]</sup>。

简始终坚信，唯有通过自身的勤奋劳动方能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而非依赖于他人的施舍。因此，在面对罗切斯特的殷勤追求时，她坚决拒绝了他试图用金钱来腐蚀她的企图，坚持作为一名清贫但有尊严的家庭教师，依靠微薄的薪酬维持生计。即便是在离开桑菲尔德庄园，转而在乡村为贫困人群提供教育服务时，她也毫无怨言。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她的个性魅力和生命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在获悉其叔叔遗留给她的巨额财富时，她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价值观，而是将大部分遗产捐赠给了贫困的亲戚，继续依靠自身的努力追求精神上的自由。<sup>[11-1]</sup>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两个人的交往中，她与罗切斯特双双坠入爱河。在意识到自己的心意后，她主动向罗切斯特倾诉了爱慕之情，并将情感的表白与平等的宣言融合在一起，体现了她在爱情中追求平等的决心<sup>[10-2]</sup>：“你认为我会留下来，成为一个对你来说无足轻重的人吗？你认为我只是一架机器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你认为我能忍受让人把我的一口面包从嘴里抢走，让人把我的一滴活命水从杯子里泼掉吗？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短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完全一样有一颗心！要是上帝赐给了我一点美貌和大量财富，我也会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不是凭着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凭着肉体凡胎跟你说话，而是我的心灵在跟你的心灵说话，就好像我们都已离开人世，两人平等地一同站在上帝跟前——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sup>[8]270</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人之间的爱情中，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元素——明确反对将物质财产和个人地位作为婚姻的基础，而应基于双方共同的志趣和平等的精神。正是基于简对

双方都拥有后者的确信，她认为罗切斯特与她属于同一类人。在简的观念中，她与罗切斯特内在的相似性超越了流行的人际等级观念。正是由于她确信双方在精神上的相互契合，她才拥有勇气打破当时男尊女卑的世俗观念，宣告他们灵魂的平等<sup>[12]</sup>。

## 2. 2. 拒绝妥协的简

但就在二人在教堂即将结为夫妇时，疯女人的秘密被人捅破——她其实是罗切斯特的正妻，而他在之前也早已结过婚。在这样巨大的打击下，即便是面对罗切斯特放弃了门第观念、财富差距等当时传统婚姻看重的部分选择与她结合，即便是面对他的解释与甜言蜜语，都无法挽回简决意离开的心<sup>[13]</sup>。对简来说，爱情是美好的，但这种美好的爱情必须基于平等。她拒绝仅仅成为罗切斯特的情妇，拒绝成为他用华美衣裳装饰的贵族小姐，拒绝成为靠他养活的女人，更拒绝在他已有妻子的真相中生活下去。因此，简决绝地离开了<sup>[14]</sup>：“可我却不得不把这种爱和我爱的偶像拒之门外。我这种痛苦难忍的职责，可以用一个伤心的字眼来概括——‘走！’”<sup>[8]341</sup>

简的决意离开标志着整部作品情节的高潮。在简对罗切斯特的男性中心主义态度进行激烈抨击时，作者也通过简的言辞对当时盛行的男权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简在这一时刻化身为作者批判男权社会的代言人，而罗切斯特则成为被批判的男权社会的典型代表。简的毅然决然的离去，不仅凸显了她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同时也将小说情节推向了顶峰，极大地提升了她的人格魅力<sup>[15]</sup>。

尽管罗切斯特对简怀有深厚的感情，并认同她追求平等的观念，但他并未将简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自恃其丰厚的家产、无尽的宠爱以及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认为自己能够主宰简的命运。他试图通过自己的辩解和甜言蜜语来赢回简的心，然而简坚决地拒绝了他。简的强烈自我保护意识、对自尊和独立人格的坚守，驱使她宁愿在偏远的乡村度过一生，成为一名乡村女教师，也不愿沦为他人的附属品或情妇<sup>[9-2]</sup>。

在离开桑菲尔德庄园后，简陷入了贫困交加之中，幸运的是，圣约翰一家接纳了她，并助她重返正常生活。即便如此，简的爱情观依旧未变。当圣约翰提出与她结婚并前往印度，明确表示结婚并非出于爱情，而是需要一个得力的伴侣时，简坚决拒绝了，维护了自己在婚姻中的独立和自主权<sup>[16]</sup>：“‘你该听听他自己对这事是怎么说的。他一再解释说，他希望结婚，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的圣职，他需要有个助手。他还对我说，我这人是为了工作——而不是为了爱情才给创造出来的。毫无疑问，他这话是对的。不过照我想来，既然我不是为了爱情才给创造出来，那我也就不是为了结婚才给创造出来的了。让自己一辈子和一个男人拴在一起，而他只把你当成是一件有用的工具，这不奇怪么，黛？’”<sup>[8]450-451</sup>

拒绝圣约翰求婚的决定标志着小说情节的转折点。自该事件起，原先具有先锋精神和独立性格的简逐渐淡出，而一个更符合传统女性角色的简开始占据故事的中心位置，这一转变使得《简·爱》逐渐演变成一部带有理想化色彩的童话故事<sup>[1-2]</sup>。

## 3. 《简·爱》的故事转折与角色矛盾

### 3. 1. 简的转变

情节的转折颇具戏剧性，简在偶然间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并重返桑菲尔德府。在继承遗产之前，罗切斯特与简在社会阶层上存在显著差异。然而，罗切斯特不幸遭遇一场事故，导致其视力丧失，这使得两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逐渐缩小<sup>[11-2]</sup>。在19世纪的英格兰，个人财富的多寡成为衡量其社会地位与等级的关键指标之一。在此背景下，简意外继承的遗产使她跻身于当时富有阶层的行列<sup>[17]</sup>。

即便简已拥有财富，可以拥有富足的生活，她仍一心渴望回到罗切斯特身边，对他的隐

瞒婚姻、禁锢发妻以及欺骗自己的种种劣行视若无睹：

“‘哦，上帝！这是什么？’我喘着粗气。我本来还可以问：‘它在哪儿？’因为它不像在房间里，不像在屋子里，也不像在花园里：它不是来自空中，不是来自地下，也不是来自头顶。我听见了它——它究竟在哪儿，从哪儿来，就永远也没法知道了！但这是人的声音——一个熟悉的、亲爱的、铭记在心的声音——是爱德华·费尔法克斯·罗切斯特的声音：这是从痛苦和悲哀中狂野、凄惨而急迫地喊出的声音。

“我来了！”我喊了起来。“等着我！哦，我就来！”我飞奔到门口，朝过道里望望，那儿一片漆黑。我跑到屋外的花园里，那儿空无一人。“你在哪儿呀？”我喊道

泽谷那边的群山送来了隐约的回声——“你在哪儿呀？”我倾听着。风在枞树间低声叹息，四周只有沼泽地的荒凉和午夜的寂静。<sup>[8]455</sup>

小说的叙事从这里开始与先前的情节彻底断裂。换言之，她（或更准确地说是作者）决定主动正面化罗切斯特这一形象，引导整个故事走向王子与公主幸福美满地共同生活的传统圆满结局，尽管这种主动的正面塑造从读者的视角来看并不成功。

### 3.2. 消失的“疯女人”

听到罗切斯特双目失明的消息，简马上要求前往他如今所居住的宅邸。来到罗切斯特的宅邸后，简见到了双目失明的罗切斯特，双方互诉衷肠，重归于好，简选择重新回到他的身边，重新与他一起生活。但在两人对彼此的告白中，都没有牵涉到罗切斯特太太，那个疯女人。两个人似乎是有意避开这个人，有意忘掉这个人，但正是这个人的死亡使他们得以结为夫妇，恩爱一生。如此直到整本书的结尾都没有关于她的只言片语。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作者在撰写时其实是有意忽略这一点的，使两个人的见面与对话是完全仅限在两个人之间，使罗切斯特在完全倾吐出他对简的思念与爱恋后，加上他双目失明的悲惨遭遇，让简选择与他重归于好和回归家庭在读者眼里合理化。换言之，作者通过有意抹去疯女人这一角色，有意略去她的死亡，试图让读者遗忘掉她，把目光只注重在简与罗切斯特互诉衷肠，重归于好，而忽略掉他们能够实现这一大圆满结局的基础——疯女人的死亡。

作者刻意的省略显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剧情的平庸以及与前半部分的显著断裂感，导致简失去了其作为先锋女性的光环。正是从这一点开始，简完全陷入了盲目——她对罗切斯特怀有爱意，愿意为他奉献一切，即便罗切斯特已经失明且曾欺骗过她。然而，她却以一种卑微、传统的态度面对他、爱他，成为了一位家庭主妇，将自己完全且彻底地束缚在了丈夫与孩子的生活之中。曾经作为当时最先锋女权主义者的简，至此完全退出了小说舞台。她曾经激昂倡导的，也是作者自己所倡导的先锋女性宣言，就此消散于无形：“通常认为女人是非常安静的，可是女人也有着和男人一样的感情。她们像她们的兄弟一样，也要施展自己的才能，也要有她们的用武之地。她们对过于严厉的束缚，对过于绝对的停滞，也会和男人完全一样，感到十分痛苦。至于她们那些享有较多特权的同类，说什么她们应该只限于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钱包，那他们的胸襟未免太狭窄了。要是她们想要超出习俗许可女性的范围，去做更多的事情，去学更多的东西，他们因而就谴责她们，嘲笑她们，那他们也未免太没有头脑了。”<sup>[8]114</sup>

至此，简完成了对传统女性与婚姻观念的屈服，不再勇敢地进行反抗，这与她先前所倡导的爱情观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爱情与理智的博弈中，简在回归之前一直坚守着她的自尊。然而，回归后，她却扮演了逃避者的角色，放弃了她的爱情誓言，向传统观念妥协。必须指出，在“疯女人”的死亡事件中，简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狭隘、自私和冷漠。在展现了叛逆者形象之后，简最终却成为了传统婚姻观念的捍卫者<sup>[18]</sup>：“到现在我结婚已有十年了。我知道一心跟我在世上最爱的人在一起生活，为他而生活是怎么回事。我认为自己无比幸福——幸

福到难以用语言形容,因为我完全是我丈夫的生命,正像他完全是我的生命一样。没有哪个女人比我更亲近丈夫,更完完全全是他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了。<sup>[8]488-489</sup>”

### 3.3. 故事的最后

似乎像是在让简接受了传统的女性规约之后还嫌不够,作者在最后还给罗切斯特安排了一个双目恢复视力的情节,使整部小说得到了一个看似大团圆的结局。这一情节彻底把整部小说推入了成人童话的范畴中——王子受到的伤害与痛苦最终被治愈,与公主一起过上了甜蜜美满的生活。正如赵海虹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简从女权先锋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辛蒂蕾拉,而小说本身也由现实主义作品变成了一篇浪漫的新版《灰姑娘》童话。不论哪一种更接近勃朗特的原意,她至少应该抓住一种,贯彻始终,但是她失败了。<sup>[1-3]72</sup>”

在故事的最后,简把阿黛拉送入了一所英国学校,相信在英国教育体系的完善下,阿黛拉能够改正她的缺点,成长为一个温顺、听话、有原则的女性:“因此我找了一所制度较为宽松的学校,离家也较近,我可以经常去看她,而且有时还可以把她带回家来。我留心不让她缺少任何东西,使她能过得舒适愉快。她很快就在新的住处安定了下来,在那儿过得很快活,学习上也有很大进步。随着她渐渐长大,完善的英国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她的那些法国式缺点。到她离开学校时,我发现她已成了一个讨人喜欢、热心体贴的伴侣,温顺、和善,品行端正。她出于感激,对我和我一家人都很关心,我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曾给过她的一点小小的帮助,她早就作了很好的报答了。<sup>[8]488</sup>”简期望通过传统的英式教育,消除小女孩的任性。但简忘记了自己童年时如何坚决反抗里德舅妈对她类似的教育安排,那时的简充满激情、叛逆和独立,与现在的阿黛拉一样,都不符合英国社会对女性的传统观念。然而,她目前却希望阿黛拉遵从她过去所反对的那些规范,这使她变成了故事起始时的“里德夫人”,成为了她童年时所厌恶的那种人<sup>[19]</sup>。

## 4. 结论

总之,简最后以家庭主妇的身份与罗切斯特共度余生,承担起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使得她早期所展现的女性反抗精神被弱化了许多。这种情节安排展现了作者最终向主流社会观念妥协,同时也揭示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思想上的冲突。《简·爱》所体现的女性思想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家在主流意识形态压力下的回应。这部作品在那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细致入微地记录了女性在社会变革时期内心的挣扎与矛盾<sup>[20]</sup>。

夏洛蒂作为作家,深刻洞察了当时女性所面临的种种限制与规范,但她并未采纳极端的女性主义立场。她认识到,女性为了寻求除父亲之外的男性保护而步入婚姻,往往置身于风险之中,然而她并未完全摒弃传统观念,认为成为家庭主妇是多数女性的终极归宿。因此,简的最终归宿——回归家庭,成为丈夫和孩子的守护天使——看似幸福圆满,实则是以她先前坚定的独立与自强精神为代价所换取。夏洛蒂认为,这便是她为简,这位她笔下的长篇小说主人公,所设计的最理想的结局。因此,《简·爱》这部小说前后部分的显著断裂,以及简这一角色的前后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夏洛蒂内心深处的激烈思想冲突。简无疑是夏洛蒂理想中具有独立人格、坚决追求个人及女性解放的新女性形象。然而,由于她内心深处的矛盾以及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她所塑造的这一新女性形象未能彻底摆脱社会对女性的种种限制与束缚,最终导致了角色的前后矛盾和《简·爱》的分裂<sup>[21]</sup>。

但从整体上来看,《简·爱》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标志着女性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夏洛蒂·勃朗特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简这一形象,她展现出与命运和不公抗争的勇气,个性突出。然而,简这一角色最终仍受限于社会规范及作者自身的局限性,回归到传统女性角色之中。尽管“爱情”似乎是小说的显性主题,但作品实际上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女性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困境。通过简的经历,勃朗特不仅表达了自身的女性主义立场,对当时社会

对女性的不公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同时也通过作者最终的妥协，间接反映了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对个体的深刻影响，这两者正是当时女性问题的根源所在。《简·爱》及其主人公简，为女性争取平等、自由与解放发出了先声，体现了19世纪西方社会女性主义意识的萌芽。直至今日，该作品的内容与思想仍具有深刻的反思价值和借鉴意义。可以说，《简·爱》是一部历久弥新、内涵丰富的文学巨著<sup>[22]</sup>。

**参考文献：**

- [1] 赵海虹. 《简·爱》的失败[J]. 外国文学, 2004, (02): 67-72.
- [2] 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 [M].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31.
- [3] 程巍. 伦敦蝴蝶与帝国鹰: 从达西到罗切斯特[J]. 外国文学评论, 2001, (01): 14-23.
- [4] 周颖. 想象与现实的痛苦: 1800-1850 英国女作家笔下的家庭女教师[J]. 外国文学评论, 2012, (01): 94-108.
- [5] 周小娟. 《简·爱》女性话语空间的自我建构[J]. 外语教学, 2010, 31(04): 73-76+84.
- [6] 王文惠. 《简·爱》的双层文本读解[J]. 外语研究, 2006, (01): 75-77.
- [7] 王瑛. 论19世纪英国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以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为例[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03): 83-85.
- [8] 夏洛蒂·勃朗特. 《简·爱》[M.] 宋兆霖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7.
- [9] 陈姝波. 论《简爱》中的性别意识形态[J]. 外国文学研究, 2002, (04): 79-83+173.
- [10] 王国真. 《简·爱》中简·爱双重性格的分析[J]. 语文建设, 2012, (10): 32-33.
- [11] 孙丽秀.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简·爱》[J]. 语文建设, 2016, (29): 49-50. DOI:
- [12] 周颖. 想象与现实的痛苦: 1800-1850 英国女作家笔下的家庭女教师[J]. 外国文学评论, 2012, (01): 94-108.
- [13] 杜海燕. 桑菲尔德庄园究竟为什么失火了——试论简爱的自我意象对其生活态度的影响[J]. 电影文学, 2007, (22): 52-53.
- [14] 关山月. 从女性主义视角浅析简·爱的成长[J]. 科技信息, 2011, (12): 545.
- [15] 侯秀杰. 两个性格两种命运——简·爱和苔丝的形象比较[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 (06): 85-87.
- [16] 王新建. 从女性的视角解读《简爱》[J]. 语文建设, 2015, (15): 65-66.
- [17] 孙胜忠. 《简·爱》: 精神追求抑或权力算计[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45(04): 508-516.
- [18] 周双. 关于简爱双重性格的分析[J]. 电影评介, 2007, (02): 94-95.
- [19] 高晓倩. 《简·爱》婚姻话语中的矛盾[J]. 外国文学研究, 2011, 33(02): 36-44.
- [20] 赵丽娟. 浅谈简爱与林黛玉矛盾的女性解放意识[J]. 语文建设, 2015, (12): 85-86.
- [21] 刘燕, 刘晓. 分裂中的女性形象: 简·爱与疯女人[J]. 妇女研究论丛, 2004, (04): 54-60.
- [22] 黄兴军. 《简爱》中的永恒魅力——解析小说《简爱》中女性反抗性格的形成[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09, 18(04): 10-13.

## The Death of Jane Eyre:A Pioneer Woman Who Returned to Tradition

**ZHANG Lizhong, PEI Jingy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Jane·Eyre,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by Charlotte Bronte, portrays the protagonist's journey from familial dependence to independence. The first half of the novel depicts Jane's resilient character as she courageously resists discrimination and abuse, while the second half explores her struggles and choices in love. Although ultimately conforming to male dominance and assuming the role of an ordinary housewife, Jane's trajectory still reflects the constraints faced by British women during that era. While feminist ideas are present in Jane Eyre, compromises were made that prevented complete rebellion against patriarchal societal norms.

**Keywords:** Jane·Eyre; Charlotte·Bronte; Self-contradiction; Adult fairy tale